

種花養花，應該是老年人貽養天年的事。他年輕，年輕得只有二十多歲，他也愛養花，這表示他的生命已由動的旋律，轉變為平靜的參悟，由急躁的追求生活，歸向於心平氣和的享受生活。花是所有生物中最美的一部份，花繁葉茂，繽紛燦爛，固然美不勝收，足以令人悅情怡神，就算僅僅是一盆觀葉盆栽，葉片玉綠，婀娜生姿，也能令人感覺到那是一個小小的宇宙，其中自有它深蘊潛藏的所在。



這地方是教區操場的一角，除積水的水池外，剩下這塊不到三坪空隙地，原來是供作堆放雜物用，當他調進工場後，便主動把雜物清理出去，撿拾幾隻空花盆養植「秋海棠」，「菊花」，「雞冠花」等。花圃的一角，他種植一株苦瓜，

瓜藤葱茂，一股勁的爬上棚架，居然結了兩條白玉般的苦瓜。靠牆處，他種了幾株新娘花，纖柔的藤蔓，沿著牆壁嫋嫋娜娜爬上牆巔，花朵殷紅、玉白，像無數隻小喇叭，擎向天空，吹奏起生命的號角。一隻方形盆裏，養了一朵布袋蓮，布袋蓮下的碧波翠浪中，優遊著兩尾小金魚。

每天工作之餘，他就在花圃中忙碌，不僅忙得起勁，而且忙得心情悠然。尤其當他欣賞布袋蓮下那兩條優遊自得的金魚時，嘴角那份掩抑不住的喜悅，更可見他神遊物外那分心境，有多滿足，多超然。

花圃三面環牆，只有靠東的一面較為敞露，牆外石階蜿蜒而上。每天清晨，陽光第一個神采飛揚的到這個花圃打個照面，便匆匆他去；冬天，北風沒興致到這兒撒野，它們的天地在山顛海域，要在那兒追奔逐北。所以，這地方夏天陰涼，冬天溫暖，一年四季，都是一片春光爛漫，花影繽紛。每當老師走過這塊花圃，總要站在石階上俯視片刻，分享他的快樂和情趣。

半年前，他曾在牆角的土畦裏發現一粒芽胚，那芽胚先是怯生生探出兩隻像兒童總角般芽瓣，經過陽光照射，水分潤澤，這芽瓣也許發覺人世間原來有可愛的一面，於是，由探索而大膽的朝上伸展，興致勃勃，生意盎然，沒幾天日功夫，它已經莖壯葉茂，綠意盈目了。

他對這株花，先是漠然視之，待後瞧它熱愛生命的那份精神如此執著，他也深深受到感動，於是，早晚澆水、施肥，把自己的愛心化作無盡的涓涓愛泉，灌注它、潤澤它，結果，它綻出滿滿一莖黃色的花朵回報他。他無法叫出它的學名，就戲呼它為「無名花」。

每當他欣賞這株無名花時，他就好像獲得一份力量、一份啟示——人生原就靠自己開拓，當自己有力量挺起腰桿時，別人才會扶持你。若是跌倒在地，便不想掙扎爬起來，路過的人，不但不會給你援手，反而會唾棄你，鄙夷你。

他是跌倒了，這一跌，跌進那高牆裏，需要整整五年時間，才能走得出去。

一半是無知，一半是自己的收入無法滿足自己的物質享受。在魔鬼與真理的交戰下，人慾與靈智的搏鬥中，他成了魔鬼的門徒，慾望的俘虜。他信奉魔鬼，諂媚慾望，他以非法手段獲取金錢，再把金錢花在生活享受上，他以為用巧取豪奪的方式獲得金錢很容易，他更謬誤的認定別人有錢用不了，讓自己花掉原是理所當然的事。因而，一犯再犯，待案發被捕，再定讞入獄後，他才領悟到貪慾害了自己。他必須付出五年珍貴的歲月才能贖補罪愆，必須面壁反省五年，才能走出高牆，呼吸新鮮自由的空氣。

剛入獄時，他懷著一顆仇視的心理，恨每一個人每一件事，他抗拒教育，他煽風點火，鼓動鬧事。經過幾個月的教育和生活體驗，他才了解監獄行刑制度，不是採取古老的報復主義，而是令受刑人改過遷善，適於重新投入社會，發揮積極的人生作用。而且，經過自反自省，他始發覺到自己原來的人生航向錯了，他必須重新修正航行路線，樹立新的人生理想，才不致於像一艘危船行於巔浪，一傾而覆。

基於這份認識，他變得沉默寡言，溫和而富同情心，時時克制自己，處處幫助別人，對工作積極參與，對命令監視奉行無違。就在此時，他奉調外面當雜役工作。

失去了自由，才知道自由的可貴，外調雜役，畢竟比在工場生活多了一份自由。當他白天站在操場上眺望牆外高聳的樓房，矗立的煙囪，綿邈的崗巒時，他想到那種環境，也曾是自己馳騁奔放的地方，只因為自己一時失誤而自絕了青山綠水，田園鬧區。自己把自己放逐了，咎由自取，能怪誰呢？

這份心態的轉變，一半靠教化，一半靠幡然自覺，方能悟今是而昨非。若是冥頑不靈，缺少自己反省的功夫，那能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？至於那些執迷不悟之輩，即使偶然良知抬頭，也能自反自省一番，因為心態不正，而且積非成是，一向以犯罪為常業，那陣偶然的覺醒，也只是石光火花般，瞬間即逝，然後又歸於漆黑一團。

他從深邃黑暗的窄巷走了出來，不但看到了希望、看到了光明，也為自己繪出了一幅出獄後的藍圖。

有天老師走到樹下，同事們戒慎恐懼的說：「受刑人的心態不正常，像是颱風季節的天氣，變幻莫測，你最好防著點。」

老師聽了一笑置之：「我以誠心待人，以笑臉迎人，以熱情赤誠服務於人。人心不同，固如其面；人心相同，仍有那不泯的人性，只要有一絲人性在，何懼他們加害於我？實則，我在這裏服務多年，不但未遭不測，反而得到了不少友誼，可見赤誠可以感人，魔高縱有一尺，道高卻逾一丈，誰能奈我何？為人只要宅心仁厚，以一顆相與為善的心理期勉他們，規勸他們、鼓動他們，不管一般成效如何？一樣可以使部份人心智靈明，而收到『化暴戾為祥和』的教育目的。」

他每次見到老師，總會朗聲打招呼：「老師，您好！」

「你好，怎麼樣？花種得如何？」

「好，你瞧！那鮮麗的花，就像一盤閃爍的鑽石。」

「比喻得好，比喻得妙。可見你原有一顆與眾不同的心，一個人能看得出景色的美處，就能比別人高一層修養，更能參悟出許多人生大道理來。」

他聽得出老師話中有話，便緩緩走向老師問：「老師，你覺得我是不是有點改變？」

「有一些，不過……。」

「誰說的？老師，你也聽別人的中傷話？」

老師瞧他一眼，看見他不自然的笑了一下。

「我每一句話，都是為你們好，希望你們成器。我對你們只有同情，沒有歧視，你應該清楚。」

他點點頭說：「大家都說你是個好老師。」

「我做事一向是有原則、有立場、有理性的人，是非清楚，善惡分明，希望每一個人除惡務盡，為善向上。」老師笑道。

他同意的點頭。

「我們管教人員，只有責任為你們服務，沒有必要處罰你們，你為什麼跟我還說假話？人世間沒有苦海，苦海是自己不正常的生活和心態造成的。也沒有所謂陷阱，只有意志不堅，自持力不夠，人生理想不夠明確的人，才會自己為自己掘個陷阱。」

他聽老師的話說得嚴正，態度又是這般剛正不阿，沒有立刻接下腔去。老師不知道他內心是否受到感動，不過，卻聽見他蚊子似的哼哼說：「老師，我一定改。」

「生命要開拓、要創造。」老師一張口就是長篇大論的說教口吻：「監內、監外，雖然同樣是活著，但卻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生活天地。監外活得生龍活虎，有目的、有理想。監內則是黯淡無光，徒然消耗歲月。你願意把監內的生活方式帶到監外去？就這樣無聲無臭的結束自己嗎？」

「不願意。」他肯定回答。

「那好。」老師再度強調：「一個人第一次犯錯，好像一件衣服沾了泥污，只要洗乾淨，仍然是件漂亮衣服。也就像明鏡蒙上了塵土，擦拭清潔，依舊明亮照人。若是一犯再犯，那就如同一件衣服不但沾了泥污，而且破爛不堪，再也無法綴補了。小胡，我希望你利用此段時間，把你這件衣服好好洗乾淨。」

「我早就洗滌乾淨，就只差漿燙熨平了。」

果然，他的表現，不是口頭說說而已，真個如王陽明所說的「一摑一掌痕，一棒一條血」那般說得真切，做得真切，每句話都兌現了。

自己走出罪惡，才能使每個細胞清爽無泥，煥然一新；要是靠別人拉出罪惡或推出罪惡，總不免像衣敗絮行荊棘中，多少有些牽牽掛掛。

花圃依舊是那塊花圃，花圃中的品類，卻日益繁多而茂盛了。其中有一盆蝴蝶蘭，原只剩下一片枯葉，和幾道失去了水份的細根，經過他刻意栽培，居然提早開出了一串花朵。



當花朵綻放那天上午，小胡喜孜孜跑來跟老師說：「老師，蝴蝶蘭開花了。」

「真的？開了幾朵？」老師驚喜的問。

「一共十二朵，還有三粒蓓蕾沒開，好美。等下有空，請你去欣賞。」

「好，我一定去。小胡，你猜原來要枯萎的蝴蝶蘭為什麼會突然開出花來？」

「為什麼？」他惶惑的瞪著老師。

「這叫做花木逢春，雖然不是時序的春天，因為你照顧它，把愛心灌溉它，所以，它才活轉過來，而且，用漂亮的花朵來回報你。一個人的生命也是如此，你只要用心栽培生命，終究會開出花朵來。監獄教化管理，正像園丁澆水、施肥，一心希望你們開放出芬芳的人生花朵來。」

「我懂了。老師，你最會藉題發揮。」他笑著說。

「我還不是希望你們人人做好人，個個有成就。」

老師說完，便去參觀小胡的蘭花，只見滿園艷紅媚綠，春天到了，卻早已

是一片大好春光。尤其是那蝴蝶蘭，那白玉般的花瓣，展翅若飛的神態，真讓人能看出多給予一分愛心、就多一分芬芳的道理來。

此後，小胡照樣養花。由於表現良好，他提前獲得假釋，當他奉敬老師一枝辭行花時，老師欣快的握住他的手說：「恭喜你獲得假釋，這表示你的衣服洗得格外清潔，走出去，依然是個好國民。你不會再把衣服弄髒吧？」

他喟然一聲長嘆，回答老師：「怎麼會呢？這不是一件普通衣服，它跟我共度過多年失去自由的苦難歲月，我會格外珍惜它。」

「那塊花圃呢？」

「有位朋友接下了，我告訴他，要從養花工作中，磨蝕盡暴戾的性格，培養生活情趣。早晚勤澆水，雜草長了要拔除，營養不足要施肥，以體悟一株生命成長的不容易。看著花木欣欣向榮的氣象，要能參悟出生命芬芳活潑一面，進而激使自己活得更堅強有為。」

老師握緊他的手朗聲大笑說：「你倒成了一位哲人啦！」

「多年來，總能省察出一點道理來。」

老師心想：「那塊不起眼的花圃，倒成了有心人修身養性的悟道所在。」